



俞天立(英国卡迪夫大学)

对着梁楷的画,时间真是凝滞了,冻结了,恍觉我就是那画中人。

这真的是一个宋人所画的么?你看那枯皱的老树,那瘦癯的竹枝,那清峻的老者,倒是像画里直挺挺走出来的,那种真实到可触可握的张力像要把我遮荫了,招呼了。

宁宗嘉泰年间的才子,宫廷画院的待诏,似乎一切都已齐全。然而,锦衣玉食,高官厚秩,在他眼里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;他将御赐的金带一掷,仰天大笑饮酒去,头也不回。不居庙堂处江湖的他,南渡后流寓钱塘。

宫廷画院终究是牢笼,手中的画笔才是自由的羽翼。他纵情山水,与智愚、妙峰和尚相对倾谈,将满腹禅意融合着山水流泻在笔端,流淌在纸上。旁人竞相夸赞他的画“得宫廷画真传”,他一笑泯之,愣是不闻深宫闾门的回响,独听清风修篁之语。于是坊间说他不拘礼法,说他放浪形骸,说他如痴如癫。可那又如何?他的画,早已成了他内心的独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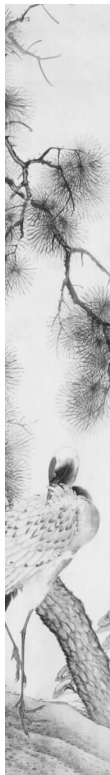
始终觉得,看画是看一个时代。作为唐朝南禅的修习者,梁楷已经深深地将那个时代的禅道悟到笔下去了。走笔纵横,笔墨化作老僧不疾不徐地走来;三两泼

墨,清泉小池已隐隐跃然纸上。那是有声响的呀,那是池塘里忽远忽近的蛙声,那是青荇莲丛中的蜻蜓振翅声,那是汲水女子的哗哗打水声,隔着画或轻或重拍打在我的耳蜗里。看着他的《八高僧故事图卷》,仿佛禅意无处不在:在那竹林小径的深处,在那老树欹侧的阴影中,在那僧人的布衣袈裟里。一个参禅礼佛的画家,一个放浪不羁的画家,他将双重身份熔炼在一幅透着松香古气的画卷里,打碎了时空的禁锢,狂野不羁地冲击着我的瞳孔。

饮水打柴,皆是悟道。柴米油盐,皆是修行。简单的线条,细腻的走笔,却已然诠释了南禅的真谛。

不同于倪瓒的家道中落、长兄母亲相继故世,连画也带着三五分愁绪,梁楷的画总是透着自由的写意,仿佛人生不过如此尔尔,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。我真是怀疑,他不会是生于魏晋的么?竹林七贤,司马八达,那不拘礼法的阮籍,隐居不仕的嵇康,真的不是他的挚友?那醉酒狂歌的刘伶,著文玄远的向秀,真的不是他的知己?

可他终究是他,终究还是他,梁楷。魏晋风骨虽清虽奇,却避世而消极,士族庶族争斗、群雄诸侯并起,带了些许时代的



无奈。尽管南宋兵燹依旧,他宁愿不闻金戈铁马之声,一心耕好手中那支苍劲的画笔。他的酒风依然逍遥洒脱,他的笔意依然萧然物外。没有了世事的羁绊,却得到了禅意的自在。你去看那《泼墨仙人图》,那放逸的仙家就像是御风而来,驾鹤而去;观《六祖斫竹图》,那六祖的布衣蓝衫,草履芒鞋,纯真得仿若一个孩提。

“无物于物,故能齐于物,无智于智,故能运于智。”那笔笔如刀,寸寸如铁,断铁屈金,山棱见开,他做到了。据说唐时的吴道子,提手就可以画圆,画得就如圆规扫过一般;梁楷不遑多让,提手就可画禅,画得叫人清气满腔。山风鸟语皆能入画,蝉鸣萤声皆可作墨。那画有声呀,有味呀,五官的感受全都醇醪地酿在他那随身的一壶酒里,合着老旧的时光融进去了。是画还是酒,我已分辨不清。他教我就在他的身旁坐下了,饮醉了,天地万物在我的梦乡里睡去了。一觉醒来,他已渺渺然隐入山林而去,留下满地的翠竹嫩香、落花盈袖。一个能将禅和酒调配得如此完美的人,一定是深谙世间三昧之人。

如果时光前推几百年,他应该是会将王维引为知己的——都是在松林间薪火煮酒,对着天地山岚那么寥寥几笔,世界就远去了。

满壘酒,一饮而尽。酒尽了,画毕了。看他的画,时光悉数老去,消逝在古气浓重的卷轴里。

以前读吴冠中的画,那线条敷色一勾勒,笔下立时繁花生叶,一派江南春色把人看醉;品张大千的画,那泼墨是随性地挥洒出来的,泼在画卷上,再随意的几笔美景就笼烟含翠,转眼间已是大千世界。而梁楷的画,你永远猜不透他想的是什么,那浓淡相间的墨色随性涂染,浓不腻



宋·梁楷《三高游赏图》

滞,淡不浮薄,气韵生动,好像他的内心纵有万千变化,却始终离不开一个“禅”字。

只可惜,他的存世之作如今大多已不在国内,而是远渡重洋“客居”日本,在那个国家享有极高的声誉。14世纪的室町幕府,足利家族将他的《雪景山水图》视若珍宝,后几经辗转,这幅古画有幸躲过了百年战火,在1948年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。恐怕梁楷做梦也梦不到,他的沥血之作竟至流落海外成了异邦的国宝。

痛惜,遗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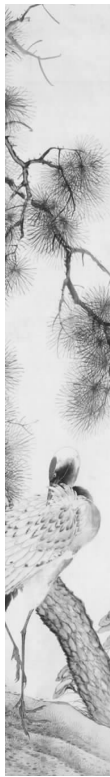
一声浩叹,包含几多耻辱,也带着几分警醒。

毕竟他那种离经叛道,总为天朝世俗礼教所不容;可他那种革故鼎新,却被国人视之为“蕞尔小国”的日本奉为圭臬。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?

想起《浮生六记》中的沈复和芸娘,把日子过得如诗一般,却终究逃不过封建礼教的束缚。那么他们所留下的,就只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

此时此刻,我只想泡一壶老茶,对着梁兄的画,听听他内心的声音,也听听我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时光慢些走吧,请让他和他的画在我的记忆中慢慢老去。

(本文转自《美术报》)



书道漫漫 千秋寸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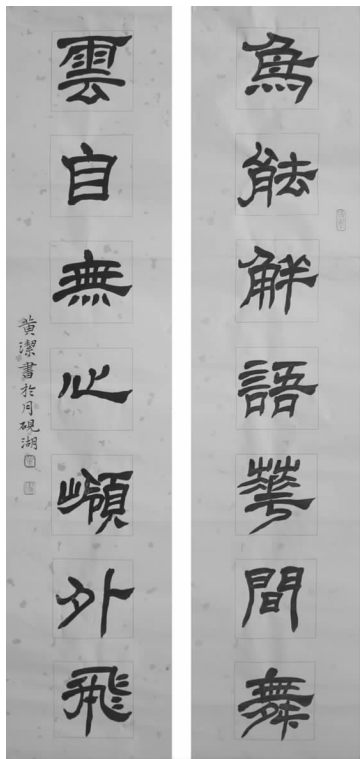
黄 洁

从接触书法开始,我便发觉写书法是一个观心的过程。它能较全面地由表及里呈现你的笔法、状态、心境及品性。写书法的过程,是感悟探索美的过程,亦是我们修身养性,让自己不断变得精致的过程。

浸淫书道多年,从临帖到创作,在领略赞叹古人智慧与哲思的同时,也学会了悄然融入些许自己的凝思与新意。好的书法能呈现出“静而不躁,文而不野,润而不枯,简而不繁”的恰到好处之美。小美美于形,大美美于度;所以我在书写“鸟能解语花间舞 云自无心岭外飞”这副隶书对联时,竭力让自己在天趣与法度的方格之间书写出汉字的筋骨与美感。与文字相交多年,偏爱一句“以我手写我心”。书法如镜,不仅能映照前人佳作,亦能自正衣冠。书道漫漫,千秋寸心,人正则字正,字正则气润,气润则书美。我相信,上乘的美大多都殊途同归,要达到更高的美的境界,则须俯身求索了。记此与诸君共勉。

(黄洁,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)

黄 洁(鸟能云自联)



(上接第 62 页) 报上才刊登事迹。而邓稼先对家人说:“只要我做成了这件事(不说什么事),我这辈子就没白活。”邓稼先去世后,杨振宁安慰邓夫人的话是“希望你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,去看待稼先和你的一生。”就是这些东西,深深打动了。今天所有的中国人,都托邓稼先的福。如果没有两弹,中国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么。我觉得,如果不为这样的人写一首诗,我就对不起自己的良知。媒体把“不蒸馒头争口气”这句话炒得尽人皆知,而这首诗真正的主题句是:“神农尝草莫予毒,干将铸剑及身试。”

诗写成发表后,获得中华诗词学会第五届华夏杯诗词奖第一名,评委告知说:“是邓稼先的事迹打动了你,而你的诗又打动了我们。”著名唐诗学家、我的老师余

恕诚教授说:“《邓稼先歌》写得神完气足,读来感人,即使放在盛唐优秀诗篇中亦毫无逊色。获得华夏诗词大奖,是理所当然的。”王蒙这样说:“诗人歌颂了记载了做成一件大事的邓稼先,也写就了一首大诗,差可无恨。”所以,对于我来说,这是一个无悔的题材。甚至可以说,我欣赏自己能驾驭这样的题材。

总之,判断是不是自己的题材,首先是看你被它打动没有,其次是你对这个题材玩味是否充分,有有没有别人想不到的东西。这两条都满足了,那就是你的题材,接下来只是构思和语言到位的问题。如果你想到的,别人也能想到,那么你写出来的便是想得到的好。直到别人想不到了,你写出来的才是想不到的好。而写出想不到的好,是每个写诗者应该追求的境界。